

“暖暖”的冰棒

黄圣凤



那些年，夏天总和绿树相关，总和知了相关。知了在深邃的树冠里叫得起劲的时候，街道上就会传来“香蕉冰棒”“香蕉冰棒”的叫卖声。我们趿着凉鞋跑出门，递上五分钱，自行车后座上木箱子被打开，厚厚的棉垫一层层撩开，一股凉气扑面，香且冷。

冰棒诱人地冒着气，吮一口，淡淡的黄色就白掉一块。冰棒越吸越小，甜味越来越淡，最后手心里就只剩下一根木棒了。冰棒棍儿攒在抽屉里，与糖纸、纸烟盒、玻璃弹子一处做邻居。

父亲从遥远的矿上回来。他一到家，我闲置已久的冰棒棍，便迎来盛世。在父亲手里，没有一根是派不上用场的。

一根棒，父亲用来写字，第一次看见横竖撇捺的文字敞亮地躺在泥地上，父亲说那是我的名字。

两根棒，父亲用来夹菜，午饭还没有开始呢，他就成功地帮我从菜盆里偷了嘴。那是母亲刚从大铁锅里盛起来的炒黄瓜，带着烫嘴的甜香。

三根棒，父亲用来做支架。他用皮筋从中间扎住，分开三只脚中间塞一个纸团，手向门外一指说，看那谁来了？我一扭脸的工夫，就多了一只绿莹莹的咸鸭蛋，稳稳座落在支架上，妥妥帖帖。

父亲就是那么神奇！他变鸭蛋的魔术让我向往了很多年，回味了很多年。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盼望自己也能变出一只流油的鸭蛋来，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

四根棒，父亲用来做窗子，风进不来，雨进不来，阳光可以进来。

五根棒父亲用来摆五角星，说是潘冬子帽子上的那一枚，他还唱“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父亲的嗓子很好听！

我索性一把小棒全都递给了父亲，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父亲说，咱们做游戏吧！棒被高高举起，一把握在地上。小棒或疏或密地撒开，父亲用一根来挑另一根，不许动了其它，动了就输。从此，攢小棒的游戏在我的童年里开了花。

父亲不在家的漫长夏日，三五成群的孩子，把自己攢的冰棒棍都拿出来，凑在一起攢。泥巴地上，孩子头围成一圈，一双双小手抓起又攢下，争争吵吵，玩得也不亦乐乎，玩得忘乎所以。

时间是一条无止息的河，而今，父亲早已去了河的那岸，永远不再回来了。那些一起攢过小棒的伙伴，也随生活的洪流不知漂到何处。可是游戏中随口念出的歌谣，仿佛还在眼前，从来不曾走远。

小棒短，小棒长，攢小棒，请娘娘。娘娘端来豆腐汤，汤里有个大月亮……

一背这几歌，往事就走近。人到中年以后，发现亲情越来越充满饱和色，很多年轻时忽视的、不经意的东西，会在血脉中越来越强劲地起伏。

对

父亲的怀念，像青藤一样爬上来。

似乎又和父亲玩起了游戏，一个人担起两个角色：左手父亲，右手自己。一个人坐在大床上，模拟两家对垒。“心”居中做裁判，不偏谁也不向着谁，比赛开始。

小棒攢下，对垒的阵势拉开。我先下手，享受父辈给我的优先权，出师顺利。在我准备挑起一根堆叠在一处的小棒时，垫底的那根颤抖了一下，虽然不显眼，可对垒从来不带耍赖的。父亲，你上场吧！

左手开始工作了。父亲果然厉害，接连挑起好几根交叉纠结的小棒。现在眼前剩下的是一团乱麻，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无论挑哪一根，都很难不动其余，不好办呐。

父亲说，该你了！他把难题交给我了。

突然，想起那个美丽的傍晚，父亲从矿上回来，之前他8个月没有进家门了。我连蹦带跳扑到父亲怀里，父亲一把把我举起来，一瞬间我长得好高！平时高不可攀的东西就在鼻子底下了。我看到屋檐下，一张晶莹剔透的蜘蛛网，那么精美，比我任何一件衣服的花纹都好看。一些小虫子小蚊子粘在上面，翅膀忽闪忽闪的呢。

“爸，我能挑开这些蜘蛛丝吗？”父亲说，无论你挑动那一根，蛛网都会动，蜘蛛都会跑掉。“那怎么办啊？”父亲说，只有一个位置，蜘蛛不会跑掉。“哪？”小棒直接顶住蜘蛛的背，它就俘虏了。

眼前，一堆错综复杂的小棒像蜘蛛网一样。

父亲说，这事很缠手，你动了，你就失败了，但你一根都不动，你也就一根也得不到。

“怎么办，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全面开花，一挑到底，挑它个底朝天。

不，我幼稚的狡黠告诉我，不能这样，这样一挑，无论散开多少，散开的成果都是送给对手的礼物。父亲一眼看穿我的疑虑。他说，你也可以耍花招，轻挑一毫毫，一切都不会变化，把难球再踢给对方。

我狡猾地斜他一眼。他说：这样做看起来很聪明，但这不仁义。

父亲拿起一根棒，一扬手，哗啦，一堆散开。我平白拣到一支又一支，收获满满。父亲在游戏中教我做人：损失自己，惠及他人，“仁义”二字，我永远记住了。

一个人的一生非常短暂，印象中，父亲那样年轻，无所不能。而转瞬他已远走，再也回不来。只有这些往事，一直静静地停在时间的上游。他朴素的智慧，给我带来许多人生的教益。游戏中的道德法则，一直留存在骨子里，在一生的道路上不断打开，给生命着上迷人的色泽。

早起的父亲

施训洋

父亲是在三秋后离世的，病重卧床不起前还坐在门前的草垛旁打草绕，每隔几分钟，便用手使劲地顶着自己的腹部，额头的汗珠比黄豆粒还大。我曾尝试着打草绕，但父亲拿过用力一拽便断了，说我的手不是做这活的，加上要上班，便由着父亲去了。每每忆及此景，心中满是内疚。父亲留给我的最大遗产，便是他勤劳的习惯和坚强的性格。

“条把响，粪堆长。”记忆里，每隔几天，父亲便会抄起家里的大条把扫门前的场基，边扫边说。明明很干净，但在父亲的条把声中，不大会儿功夫，便真扫出一堆的枯枝败叶，还有鸡鸭粪便。

儿时，农村人家门前总有一个土粪堆，我家也不例外。父亲将土粪堆扒开，从草垛上拔下一些干草，卷成一团放于其上，用火柴点燃，将扫出的鸡鸭粪便置于草团周围，再将枯枝败叶置于草团上。一股浓烟冒出，火苗开始往上窜，父亲开始用老土粪覆盖，不大会儿功夫，火苗便压住了，但见粪堆冒出缕缕青烟。

父亲不仅扫门前场基，还扫小院，尤其是双抢季节，更是一天一扫。即便忙到再晚，父亲也会将场基拾掇干净。我曾不解，明明第二天又得铺开，为何还扫那样干净。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儿子，场基就像我们的脸，干净看着才舒服。”

“早起三早抵一工，省去求人站下风。”起早是父亲的习惯，即便是在闲时。农忙，尤其是双抢时节更是如此，不仅起早还贪黑。记忆里，天还朦朦亮，母亲便唤我起床去看鸡。极不情愿走出房间，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揉着 眼，父亲已挑着一担秧把子回来吃早饭了。

双抢时节，正值盛夏，到了上午，那太阳便像火一样，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到滚烫。牛的舌头都伸得老长，喘着粗气，流着涎水。早起用牛，是父亲常做的事。在我看来，父亲这样做是在虐待老牛，人起早都打瞌睡，牛起早不累吗？后来，才渐渐懂得其实父亲这样做反而是在保护老牛。夏日的天，亮得特别早，别人还在梦里，父亲已牵牛下田，及至气温升高时，便让牛休息，老牛躺在阴凉处眯着眼吃着打来的牛草，很是享用。而不起早的人家则在太阳最毒辣的时候还在狠命地抽打着气喘吁吁的老牛。

父亲的早起，也渐渐成了两个姐姐的习惯。记忆中，有一年双抢，天刚亮，父亲和两个姐姐便拔齐了一亩多田的秧把子，并打到称为“大四斗”的水田里。这一景象，引来全村人的赞叹，成为美谈。母亲尽管体弱，但也习惯于早起，熬的浓稠的稀饭喷香。

“能说十声有，不说一声无。”父亲是个小能人，编竹篮、打鸭围，砌锅灶、盖草屋，但凡在农村需要的活，他几乎都会。父亲对农具的保养也极其上心：水车不用了，洗净、晒干、抹桐油、再吊起；犁、耙、钁之类擦得锃亮；还会挖些偏方草药。自然地，找父亲帮忙盖屋、砌锅的多，有本村的也有邻队的，有熟悉的也有慕名而来的，父亲向来不拒绝，那时不像现在，只管饭不拿工钱的。

来借用农具的也不在少数，父亲从不吝啬，只是再三叮嘱要爱惜。印象极为深刻的是那邻人借用父亲的平锹，一如平常再三叮嘱要爱惜。只是不知何故还来时报把竟损了，父亲拿到手中便断了，邻人竟视若无睹，父亲为此很是生气，发誓再不外借，但再有来者父又是拒不。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时时在梦里相见。他总握着一张大条把正在扫着门前场基，微笑着看着我，正欲上前拥抱时，父亲却不见了。猛地醒来，已是泪流满面。

谢谢你们，成为我的父母

宋金婷

前段时间，网上有个很流行的段子，10岁挨了父母打，哭了，20岁挨了父母打，怒了，30岁挨了父母打，忍了，40岁挨了父母打，笑了，50岁挨了父母打，哭了……10岁因为无知而哭泣，20岁因为不解而暴怒，30岁因为知晓而隐忍，40岁是为深知而微笑，50岁因为感恩而哭泣，而60、70岁只能在回忆中追寻曾经温柔的触感。

还记得那首耳熟能详的《父亲》吗？一首歌唱出了世人对于父亲的情感。人往往会忽略身边最近的人，我们总是向父母索取，回馈的却很少，有多少人会对自己的父亲说一声“谢谢”呢？这世上本无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当你真正为人父母，才会明白当年父母有多不容易，也才明白，原来为人父母是那么的不容易。

俗话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老了就成老小孩了，孩子长大，父母变老，从此双方的角色就掉了个，原来哺育的一方现在成了张嘴待哺、需要关心照顾的小鸟，原来被呵护的一方现在则长成了能够信赖依靠的参天大树。记得很久以前，站在门口，看着父亲骑车载着吃过饭的爷爷，准备送他回家时，突然感觉很奇妙，在想，以后，可能，我也会这样骑着车载父亲回家，然后仔细地叮嘱“抓紧，小心夹脚”，一如小时候他载我上学，细细叮嘱一样。一切都自然而然，仿佛从未改变。

有人说父爱如山，的确，与母爱的温柔细腻相比，父爱往往显得有些生硬严厉。其实也许只有多年以后，当我们如同当年的父亲经历许多风风雨雨，为家庭事业彷徨、奋斗、拼搏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读懂父亲。世上，所有的父母开始都想尽一切办法将孩子送走，而孩子们去了广阔的天空自由翱翔，却忘了回巢，留下年老的父母独守空巢。

找时间，找机会多回去看看吧。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人生真正的幸福是回家喊一句爸妈有人回应，在外面受尽委屈，有爸妈在的家永远敞开大门迎接你的到来。亲情就是一场倒计时的爱，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珍惜这有限的时光，常回家看看，陪父母吃吃饭，聊聊天，牵着他们的手出门，晒晒太阳，看看风景。

如果可以，请尝试着对父母说：爸妈，我爱你，谢谢你们，成为我的父母。

时 评

我这个当父亲的

秀 光

我成为父亲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怎么当父亲这个问题，那时没有多少人注意，也没有多少可资学习借鉴的书籍和资料，也不懂怎么科学地教育儿子，我只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简单朴素的管教孩子的一些方法。

要说父母教育孩子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叫我做事情，让我不断去吃苦。我念小学时放学回到家，总不会让我闲着，不是去挑水浇菜，就是去打猪菜喂猪食，不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大雪纷飞的冬天，母亲都会让我去山上砍柴。让我在艰苦的环境中吃苦、磨炼，能成为一个能吃苦、有用的、像样儿的男人。

我年轻时在老家金寨县机关工作，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让他获得一些锻炼：县城梅山的四周满是大山，到了周末，我就带他去爬山，县城周围的五六座山峰，我都带他去攀爬过。大概在他4岁上下的时候，我带他攀爬县城北边电视转播塔那座山。距山顶还有几十米的时候，他踩上碎石滑倒了好几次，于是趴在地上对我说：“爸爸，我累了，我爬不动了，你背我去上去吧。”我说：“爸爸也累了，背不动，你是男子汉，你一定能爬上去。”他见我不答应背他，就从地上爬起来，像一只小毛虫继续朝上爬，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果然爬上了山顶。

到了他上初中时，我又带他到梅山水库里去学游泳、经风浪。水库里不像池塘那样风平浪静的，风大浪也大。我带着儿子下到水库里，先在浅水处托着他的肚子，让他学“狗刨”，之后又教他蛙泳、自由泳和潜水等，让他识水性，在少年时期就不惧大风大浪了。

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仍然觉得他需要吃苦和能力的锻炼。大一放暑假时，我让他去合肥打工。我对儿子说，我们家现在经济条件还算好，不指望你赚钱养家，只是想让你试一试在离开父母的帮助后能否养活自己。18岁的儿子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做了。他在合肥找到一家产品销售台湾的工艺品厂打工，晚上加班没有电扇，热急了就光着膀子干活。开学前他从合肥回到六安家中，将他打工赚的钱装了几个红包，给他奶奶、姥姥和我们夫妻俩都送上一份他的第一份打工得到的收入，他为能靠自己劳动赚钱有了价值感。

到大二放暑假时，我又想让他接触严谨的工作，培养他细心谨慎的工作作风。因儿子学的是艺术设计，就托一位同学帮忙，在芜湖电视台当了一个月的天气预报编辑。虽然没工资，他干得仍然十分认真，同学说，他干活认真，质量也好，电视台的人都很喜欢他。在做编辑工作期间他还写了一篇六七千字、有关传媒研究方面的论文，发给我看。我仔仔细细地阅读全文，感觉写得还是有一定价值的，称赞了他，鼓励他。

儿子念大三放暑假时，我让儿子在六安城区选一家广告公司实习，学习怎样处理好与同事的关系。干了几天，我们问儿子有什么感受。儿子说，公司几位员工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见他进公司来就把设计图纸收起来，他感到很不舒服。我对儿子说，这很正常，他们是怕你这个学设计专业的大学生会挤掉他们的饭碗，所以集体对你进行防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自我保护，你要想办法叫他们信任你、喜欢你，这是你将来工作必备的本事，学会与他人处理好关系，对你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会有益处呢。之后，他主动帮助同事修改设计图纸，并告诉他们为什么要那样修改，他们的真诚，终于赢得了同事的信任，大家都热情地对待他，纷纷把自己设计的东西拿给他看，请他提意见，再也不提防他了。

儿子大学毕业后，凭着自己的能力在深圳一家集团公司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设计工作，并由设计师做到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深圳有了自己的车，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还安排有我们老夫老妻俩的房间，算是在深圳这个一线城市扎下了根。能有这样一个孝顺父母又能自食其力的儿子，我这个当父亲的已经很满意了。



黄芳苓 摄



侯李萍 摄

儿子，为父这几日心情颇不宁静，这都是你惹的祸，一次次让我提心吊胆，一次次让我激动。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打磨，你终于如愿以偿，考研成功！这不是关键，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你胆大妄为，跨界作业，把你最喜爱的音乐梦想变成了那颗最闪亮的珍珠。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天生就对音乐有种迷恋、或者说天分。在口齿不清的时候，你就表现出与别的孩子非同寻常的一面，不是智商，不是特长，而是哭闹。我蒙上被子躲不过你的雷鸣，我将你的屁股打得如艳红的月季也无济于事，于是你母亲亲倚在床头，将你横抱在怀里，你似乎才稍稍得以安稳。自此，这种模式成了常态，一次次在儿子的哭叫声、母亲的埋怨声、父亲的斥骂声碰撞出一曲曲高潮之后，夜才有了丝丝的平静。

好歹，上学之后，音乐的启蒙让你找到了还有比哭闹更美妙的乐趣，你开始有了乖巧的一面。多来发索拉西，成了你最快乐的伙伴，开启了你智慧的门。学校里，不论是诗朗诵、主持，还是演唱，你像一匹小鹿，四蹄飞扬，活蹦乱跳，斗志昂扬。我也是个好玩之人，所以对你的爱好，我从未有过担心、有过排斥，家中的音响设备也一次次更新换代、一次次提升，影碟机换成了录相机，录音机变成了MP3、MP3变成了VCD，VCD变成了DVD……你唱我也唱，你闹我也闹。音乐，你闹我也闹。我们开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快乐闸门，舞台上的狂欢，成了我们生活中最亮眼的那抹云彩。

清楚记得，那次陪你

我愿一直陪着你

丁文新

到县城参加演讲。当你第一次站到那方偌大的舞台上，我的心似乎也随之吊到半空。当你启开掉了两颗门牙的嘴巴，把响亮而清澈的童声击退现场所有的杂音，我的心跳便失去规律，捧着摄影机的手开始哆嗦、把持不定。回家后，打开画面，模糊一片，唯有你响彻屋宇的旁若无人，那么傲娇。那次，你获得了第一名，而我的激动从此就伴你而行。

上高中后，你消停了一段时间，但忙中前来造访的，还是那悦耳动听的美妙音符。我支持，我不想看到正直青春的你像一头牛，只知埋头从枯燥的书海里啃草，而忽略了七彩的天空，没有音乐的世界，是一口深井，把心智遏制。

考大学的那几天，虽然没有音乐在身边围绕，但为父、为母，还有你都吹响了激昂的进行曲，这是号角，这是冲锋的哨子。考试结束，你的第一件事，不是胡吃海喝，不是一觉天亮，而是到佩歌城里把所有日子以来的紧张、沉郁和憋闷，统统让麦克风照单全收。高考揭榜，我们考量着，会商着，义无反顾地陪你去了湖南的一所学校。大学是最好的锻炼和学习的平台，却决定不了你未来的样子。大二那年，当为父了解你计划考研时，心下赞许，但听你说改学音乐时，

我突然一阵眩晕。平常，你喜欢唱歌，我也乐意，我始终觉得生活就是一首歌，唱着前行，才能一路花香。可真要把其作为考研方向，是否有些异想天开，天方夜谭？那段时间，我虽没有直接反对，但也多少次在夜里七上八下。不比城里的孩子，自小就接受五花八门的才艺培训，有基础，有门路。而我们，除了早已淘汰的DVD，就是我一直保留着的你年少时把玩过的那架电子琴。当看到你充满期待的眼神里那烁烁的光亮，你说，你想试试，我说，那你就试试吧。只要是学习，只要有努力，总会有些机会，总会收获如你所愿的满意。

有你以来，承蒙你高看于我，一直与我敞开心扉。我们的交流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密切。一个人，无论是谁，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如果不能坦然面对、不能畅所欲言，一栋豪宅也只是一堆钢筋混凝土，无滋无味。是的，对于你的成长教育，我给不了名车豪宅，只能蜗居小镇。但我们有音乐，有你母亲的广场舞，有为父紧随其后的积极参与和掌声鼓励，有蓝天白云下的莺歌燕舞。有此，够了。

用事实证明，有梦想，有努力，就有可能。未来，希望你有更多的可能，让我睡不着，让我激动。我愿一直陪着你。

本期策划：徐 缓 WXRb—xuhuan@163.com

责任编辑：余尚流 945752768@qq.com